

尊敬的諸位長輩、諸位學長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昨天聽到新疆，還有泉州、內蒙、甘肅，包含青島，這些學長們跟大家做他們經驗的分享，應該每個人都挺有觸動的。有沒有哪個學長已經到了討飯的程度？都還沒有嗎？告訴諸位學長，挑戰還沒到，好戲還在後頭。每個人的感觸不同，卻是這些學長刻骨銘心的體驗。尤其我體會最深的，是男人跟男人也有真感情，也有真情義。您看學長們之間互相幫忙，不分彼此，這才是真正以祖宗為孝順的對象，以所有炎黃子孫為同胞、兄弟的胸懷，不分彼此，無私無我。

昨天大家也看到，他們的處境都是很不容易的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。「切實功夫須從難處做去，真正學問都自苦中得來」，沒有那個難、沒有那個苦，怎麼可以勘驗出我們的心是真的還是假的？當然，我們都看過「西遊記」九九八十一關。諸位學長，我們過了幾關？還有重重關卡，都要一一觀照己心來突破。當我們所付出的得到一些肯定、讚歎，可能考驗又會出現。順境來了，很容易不知不覺產生染著、貪著，就會污染我們的清淨心。所以更重要的，師父常講十六個字沾都不能沾，不能有絲毫「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、貪瞋痴慢」，都要調伏。尤其像「慢」，不容易察覺。有一個現象，對一切外在的人非常恭敬，但是對自己另一半，還是身邊很熟的夥伴，反而容易發脾氣，容易頤指氣使命令人，那可能就落入一個誤區，所有的人都覺得我很恭敬，但事實上內心深處還是有高下見，還是不平等，還是沒有達到一切皆恭敬。還沒達到，要更下功夫。可是這時候假如讚歎很多，我們容易迷失了自己。

修道這個事情，非帝王將相所能為，真正對習氣趕盡殺絕才能提升。

一切皆恭敬，時時要觀照自己的一言一行。比方我們早上吃飯，嘴巴還咬著食物，然後又要去打東西來吃，大家看這個動作，好不好看，文不文雅，禮不禮敬自己？為什麼感覺不到？你心很靜的時候，你會感覺到我這個動作妥不妥。很多東西不是要人家很細的教你，你才一樣一樣會。我們昨天說到的舉一反三，聞一知十。你很有敏感度的時候，你會感覺「好像我這個動作不是很妥」。比方你站起來還在那咬咬咬，突然另一個學長走過來，你看著他，這樣好看嗎？這樣對人恭敬嗎，對自己恭敬嗎？假如我們不從這些細微的動作跟念頭來修行，很容易就掉到有人在的時候是一個狀態，沒人在的時候又是另一個狀態。為什麼人在的時候表現這麼好？動力在哪？在名利、在名聞，希望人家肯定、讚歎，所以只要沒人在的時候就鬆懈了。我們在用功，不是慈悲、不是願力，是名聞利養。尤其這個時代學習，我們的本質不夠純樸，為什麼？我們從小升學的時候都是競爭，內在有很多貪瞋痴慢，一遇到聖教，很容易在相上學，沒有從心上學。學著學著都是相上，都給人感覺非常良好，自己又很陶醉，就很難提升。包含我們在看人，比方我們坐在那裡，沒有跟任何人講話，突然好像看到那裡有人，斜著看。這麼看人有沒有恭敬心？（聽眾答：眼睛有點不舒服。）你看，你對人不恭敬，對自己也有壞處。你假如對人有恭敬，你看人都是這樣看，就是你要看哪裡，你的頭就轉過來，不會用斜的眼去看人。你很敏銳的時候，這些動作一出來，你會感覺不對、不舒服。

孔子在世的時候，也是提醒要修這顆純樸的心，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」。這是在「先進」，第十一章。這段話「先進於禮樂」，就是孔子時代以前的人，他學禮樂，「禮

」崇尚恭敬，「樂」崇尚和平。可是禮跟樂的根本在哪？在仁愛心。我們今天學的每一個動作都讓人家覺得是君子，可是我們的內心卻沒有念念為人著想，那可能就跳到一個修學的誤區去了。因為沒有本，只有相，就是文飾，都是修飾自己，沒有從純樸的心當中流露出來。包含傲慢，只要對尊重的人恭敬，對其他的人態度不大一樣，傲慢都在增長，而且還有諂媚。什麼是真正尊重善知識？一切皆恭敬。愛護一切人，真恭敬。何謂聖賢之志？「本欲斯世斯人，各得其所」。人只要受益了，就是善知識們最歡喜的事情。可是我們處世當中還不平等，恭維尊重的人，其他我們覺得不如我們的，恭敬心就減退很多。其實我們這個心態，假如人家跟我們一相處久，看到了人家心會寒，怎麼學一個樣，實際上又是另外一個樣？孔子在《論語》當中一直提醒，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」，羞恥自己所講的道理超過於自己的行持，一定要趕緊言行一致才行。包含今天我們在廚房，看到廚房那個大垃圾桶已經快滿出來了，我們看到沒有？我們會做什麼，會不會把它壓下去一點？好髒，不是垃圾桶髒，是哪裡髒？心的分別髒。每一個境界都是在放下自我，看到任何事情都覺得是我的責任，心量就在擴寬。學聖教最重要的，擴寬心量。

我們的父母，上一代的人，有讓爺爺奶奶操過心嗎？大家冷靜去看看差別在哪裡？我自己的成長過程，從我有記憶，應該差不多是五歲以後隱隱約約都還記得。從我爺爺奶奶的整個生活情境、表情來看，從來沒有為我父親操過一點心。我們小時候很敏銳的，父母跟爺爺奶奶的心情，我們能不能感覺到？你們都感覺到什麼？糖果很好吃，還是卡通影片很好看？台灣有一個卡通影片很有名，叫「小英的故事」。剛好我們一個學長的名字就叫小英，他一介紹我就記得了，小時候這個故事特別暢銷，因為故事情節彰顯倫理，祖

孫的情感演得非常好。我們感覺到了，爺爺奶奶從不為父母操心，為什麼？父親很有責任心。我們再拉回到自己身上，我們有沒有讓父母操心？（聽眾答：有。）為什麼？責任心不夠，真有責任心，不忍心再讓父母操心。「君子之事親孝，故忠可移於君」，到了團體去，不忍心讓領導操心。我們還我行我素，隨順煩惱，增加團體裡面的人事紛爭，可是我們掛在胸口上的卻是大乘佛法的修行人，你看這個落差有多大。不要說有功，「陽善享世名」，我們光享「大乘佛法的佛弟子」這個名就不知道折了多少福。再不有自知之明，再繼續自欺，甚至還接受十方的信任、栽培、供養，我們還每天隨順煩惱、放任習氣，這一生會怎麼樣，自己得要冷靜想想。

我剛剛這句話不敢講，就是冷靜想想，好像話出不了。出什麼話？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」。這句話真聽懂了，還會浪費電，還會浪費水，還會糟蹋東西嗎？不可能的。我們看，為什麼這句經句聽了這麼多次，生活沒有改變？它還是知識，入不了心，它還是講給別人聽的東西。修學不從心上下功夫，都是落個印象而已，很難得利的。但是我們都成年了，幾個人肯聽真話？聽完真話，幾個人心上沒有疙瘩？不容易。所以師長講，二十歲以前可以講，二十歲到四十歲只能暗示，四十歲以後不能講了。結果有一個同修聽完之後就跑去問師長，「師長，我超過二十歲了，怎麼辦？」老人家說，「你好好讀經，讀經的時候每一句都是說自己的，觀照自己」。這段話要依義不依語，大家不要著在二十歲、四十歲這個數字上面。是心境，有沒有「聞譽恐，聞過欣」的心境？我們今天在聽到講我們的一些問題，在批評我們的時候，我們內心會有一種喜悅，「我又找到問題了」，還是愈聽心情愈難受？愈難受，還是不願意接受，還是不大喜歡人家講自己。假如真的渴望人家點出問題來，愈聽愈歡喜，甚至聽到最後會給他磕頭，叫「聞善言而拜」。大

家不要聽到「磕頭」，今天哪個學長講你，你馬上「噗通」給他磕個頭，把他給嚇壞了。什麼事情從心上下手，不要學相，自然而然。你那個動作是由心而發，當場所有的人都可以感覺得到。你假如只是做一個樣子，只會讓人家覺得怪怪的，不要刻意做樣子給人看。

所以責任心太重要了，真有責任心，不願意給父母添麻煩，不願意給團體添麻煩，不願意給聖教抹黑，從當下開始，有一個信念會非常強烈，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」，面對所有的讚歎，誠惶誠恐，為什麼？現在大眾的稱歎決定超過我們的實質，哪有不誠惶誠恐的道理？言過其實了，我們戰戰兢兢，而且內心裡面覺得應該做的事，讚歎不受。進一步的，怎麼樣趕緊提升，做一個名副其實的人，都是在這裡下功夫。我們真的覺得但求無過，從哪裡下手？從每一個眼神，決定沒有傲慢的眼神，沒有情緒化的眼神，一言一行都跟真誠、慈悲相應，不能用言語跟行為傷害到他人。你這樣去要求自己，柔軟就不斷提升。修行，發心為首，還是要發菩提心、發大悲心、責任心才行，它是根本的動力，不然都是進進退退。其實進進退退，發的心還是激動而已，要看清楚，不能自欺。我們談到修學的心態，昨天是講第七點，舉一反三、聞一知十、一以貫之。我們昨天舉的忠恕之道，是夫子一以貫之之道。從今開始，面對每個人、面對每件事，守忠恕。忠，盡自己的力量，沒有任何要求對方，沒有所求。這個忠字入心了沒有？讀書貴在變化氣質，入心了才能變化氣質。真的，無求就沒有苦了。我們今天來觀照一下，今天還覺得心裡悶悶的，一定有求，求什麼？太多太多可以求。早上睜開眼，「可不可以再睡十分鐘？」有求了；早上一起來，「他怎麼洗這麼慢，急死我了！」有求了。一天下來，甚至於沒有什麼境界也悶悶的，為什麼？想到以前的事又開始悶了，「誰又對我不大

好，都不理解我」，這念頭一起來，悶悶的就上來了。

人這一生就是來奉獻的，萬般將不去，不要去求、不要去貪，該是我們的就是我們的，何必去苦苦強求？所以現在很多境界我們會有苦，是因為我們控制欲太強，想要掌控，控制不了就煩躁、痛苦。修行不從控制的念頭下手，得力不了。要培養自己一個心態，「與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」，讓事情的發展水到渠成，不帶勉強。水到渠成才自然，不水到渠成，後面的流弊很大，因為強求會有副作用。比方說，你們當地有一個人講課講得很好，但是他家庭很需要他回去盡本分，請問大家，怎麼安排？盡本分。可是他講一堂課可以利益很多人，「你不知道現在社會大眾多需要嗎？你不出來講不慈悲」，出不出來？「不慈悲」，一聽到「不慈悲」就……悲還要加一個字，叫悲智雙運，不然又偏到一邊去了。慈悲多禍害，慈悲多流弊。你只看眼前不行，一個人家裡不顧，出去講課，請問他講什麼？不過是口才好而已，不然他能講什麼？他都沒盡本分，他能講盡本分的給人家聽，哪有這種事情？他所講的那些道理不就是把大家講得好激動而已，至於怎麼敦倫盡分，他也不知道。口才好的人常常把人家講到天上去，接著，原來他不知道怎麼做。不是他人容易激動，我們自己也很容易激動，也容易急功近利。所以學老實不容易，怎麼學老實？隨時隨地依照經典。「物格而後知至，知至而後意誠，意誠而後心正，心正而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」。

大家要了解，昨天那些學長為什麼能感動這麼多人？大家去看，他是夫妻都是一條心，這是基本功。沒有夫妻一條心，慢慢的身心負擔會愈來愈重。另一半、孩子不認同，又要撐著一個笑臉給人家看。講課的人撐著笑臉，請問底下的人感不感覺得到，他們會不會很喜悅？每個人都看到那個學傳統文化的，台下都是一張苦瓜臉

，你說他還敢來學嗎？他一定說，「這個很好很好」。我們在一個地方，覺得怎麼人家都不發心、都不進來？人是靠感召的。每個人學了都家庭幸福，哪有人不進來的道理？進來以後煩惱沒有減少，誰敢進來？古人這些話，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，不是講課為本。師長的教誨太精闢了，師父說，「修身為本，教學為先」，為什麼把修身為本擺在第一個？可是現在站在台上的人，幾個人肯老老實實回歸原點來修身？上台靠機會，下台靠勇氣、靠智慧。真的，在內心當中我覺得我是打腫臉充胖子，明年我不敢辦進修班了，自己學得這麼差，還敢跟人家交流。真的要面對自己，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。其實人為什麼心不安？因為落不到實處，落不到上善若水的低處。隨時常居學位，就是我一個人是學生，其他的人都是老師。

我們看第八點，孔子講到，「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，不如樂之者」，知道的人不如喜好的人，知之者知其然，好之者知其所以然。他好之，他把事物的根本都搞清楚，他就不迷惑，事情都想通了，理得心安，他愈學愈高興。好之，也要好問、好請教。他知道把事情搞清楚才能自利利人，所以他的學習會很主動，好之者很主動。主動到什麼程度？聽經、讀經忘了吃飯。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？學得吃飯時間忘記了，一看兩點了。師長老人家有說，有時候看書看到忘了時間，抬起頭來天亮了。對學問的愛好從這裡感覺得到。「好之者，不如樂之者」，樂此不疲、樂在其中。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」，只要有任何的事情、任何的事物、任何的人能把我們的注意力完全拉開，靜不下心來聽經、讀經，我們就不是好（音耗），也不是樂。我們好在哪？好在是非人我，好在世間這些欲求。這麼容易就被牽過去，那真正向道之心就還差得遠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，比方剛好我們幾個人在談話

，談到一些人事問題，突然情緒被帶動起來，都帶有不悅了。突然有一個其中的人說，「好了好了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。這句話有道理，突然提起來了，請問我們在旁邊，當下會怎麼回應？法出來了，好不好，樂不樂？還是覺得「我正講在興頭上，你給我潑冷水」。到底我們好什麼，我們樂什麼？好樂也不是做個樣子，「好快樂，聽課很歡喜！」好跟樂不能保持，那還是沒有深到心地裡去，沒有「不欣世語，樂在正論」。不喜歡這些世間輪迴心造輪迴業的東西，不喜歡講世間這些是非人我的東西、名聞利養的東西；歡喜的都是這些可以了脫生死、可以轉凡成聖的教誨，喜歡這些。

佛門有一個公案，在佛寺裡兩個出家人剛好遇上，他們就開始談話，後來因為他們談話的附近有一個入定的出家人，他修行比較高，他入定以後看到整個他們談話的過程。一開始諸佛菩薩、龍天護法都被他們感應過來，過了一會，全走了。再接著，惡鬼、羅刹都來了，還有些惡鬼、羅刹聽他們講話聽到給他們吐口水。這是佛門很有名的公案。他看到了很驚訝，就出來抓住這個機會點對他們兩位說道，「你們整個談話是在談什麼？」「我們一開始就談佛經，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信心清淨則生實相，為諸眾生做不請之友，於諸眾生視若自己……』就談這些」。你看，談這些馬上感應佛菩薩來隨喜讚歎。「接著，我們就閒話家常」，佛菩薩走了。「最後，我們在聊哪個居士捐的錢比較多」。你看，連鬼神都瞧不起，吐口水。這個公案聽完了，在講誰？像不像講我、講自己？確實是。我們其實還差他，比不上他，人家一開始還談經典，我們是看到人，「好不容易找到可以訴苦的人」，趕緊過來，先試兩句，對方有回應，痛快的講。「你看那領導怎麼樣怎麼樣」，「你看那人修那麼多年，其實也不怎麼樣」，都談這些東西。我們下一次



談，假如覺得好像有水噴過來，要想起這個公案。假如你是覺得頭頂濕濕的，那可能是甘露水，可能你談的是經典；假如是在臉上，那就要小心一點。真的我們能時時讓自己提起正念，要護念自己隊伍裡的人提起正念。其實人都是需要被提醒，一提醒，念頭都是可以轉得過來。「善相勸，德皆建」，自己要是團體裡面可以時時讓人提起正念的好同參道友。

當然，勸別人要柔軟，不能太硬，要用疏導的，不要用防堵的，堵了反而可能跟他有牴觸。疏導，慢慢引導，就對了。你甚至於可以在他的抱怨當中，要順著他的抱怨讓他覺悟，給他方法，你也聽，順勢而為。他抱怨他的孩子，你就先肯定他的孩子有什麼好，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幫他。我小的時候有印象，我媽媽的朋友來找她，結果這個朋友一來，「先生哪裡不好、哪裡不好」，就開始講。我印象當中，好像媽媽都是讓她先講，把一些情緒抒發出來，接著就跟她說，「妳先生其實這裡不錯，那個優點也不錯」，講的時候也很柔和。我就看那個阿姨，「對，也有」，好像慢慢心情就恢復了。進一步再跟她說怎麼做會更好，這都是因勢利導。孔子讚歎顏回說到，「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與」，把這些好的教誨告訴他，沒有任何疲憊，聽的時候都是專注、恭敬、欲罷不能的，他說只有顏回做到了，其回也與。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經歷，比方說去親近師長，聽老人家五天或者幾天講經，假如有這個經驗，我們再觀照一點，第一天的時候精神特別好，全神貫注聽；第二天開始打瞌睡；第三天有點專注不了。請問第一天用的是什麼力？激動、情感。慢慢的，激動是一時的，它會退的，理智跟慈悲不會退。其實我們聽經的狀態會一直往後退，都是還沒有真正把心發出來，都是還學個相而已。而且顏回不只專注聽，聽完以後馬上去做、去落實。孔子講，「吾與回言終日」，跟顏回講一整天，「不違如愚」，他很專

注聽，沒有一句提出疑惑的，看起來好像不知到底有沒有聽懂。「退而省其私」，他離開以後，觀察他聽完的狀況，聽過的真的都去做了，「亦足以發」，就是他真的落實了。「回也不愚」，他是真的十分誠敬領受的。

剛剛跟大家講，我們效法顏回也不可能一蹴可幾，所以大家想打瞌睡還是要打瞌睡，為什麼？投資報酬率比較高。你很想睡的時候，睡一下，五分鐘、十分鐘，精神就調過來了。你假如在那裡，「蔡老師說不能睡，不能睡……」你就瞌睡一個多小時，就在半夢半醒之間，忘了還有明天。你不如好好睡，不過注意一點，睡的時候只可以前後點頭，不要左右晃。前後點頭還會給我靈感，你左右晃，我會覺得我都講錯了。而且左右晃還有一點，會撞到旁邊的人，這樣會影響別人，也不妥。都是有過程的，也不要出現一些狀況就太沮喪。當下調自己的作息，你可能還得再早睡一點，或者常常深呼吸，有時候常缺氧容易打瞌睡，多活動。我看有學長有時候上課上一半站起來了，這個是善學，為什麼？對治。他知道自己精神會不好，他站起來，就比較不容易打瞌睡。站著還睡，到時候再說，再想辦法。一定有辦法，有佛法就有辦法，有聖教一定有對治的方法。

接著我們看第九點，要有恆心。第九點我們先講「用心如鏡」。恆心放第十點，「有恆為成功之本」。善學的心態，用心如鏡。在莊子的教誨當中說到，「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」。修行很高的人，他的心如明鏡。我們看鏡子裡面沒有東西，清清淨淨，可是任何東西來，它都可以照得很清楚。它是空寂的、清淨的，又能起照，「寂而常照」。從這個經句當中我們就可以學到怎麼用心，不將不迎，他是安住每一個當下的，他不會去煩惱未來的事情。大家有沒有經驗，比方明天要去跟一個朋友溝通一個觀念

，或者是聊傳統文化，當天晚上，我們就在那裡想，「我明天一開始跟他講什麼，接著，我講了哪一句，他應哪一句，我再講哪一句」。然後就一直想一直想，想到連睡都睡不著覺，愈想腦子愈動得厲害，結果搞到半夜一點才有點睡著。隔天，真正坐下來，準備了很多，結果你第一句出去，第二句不按牌理出牌，你還想著「我本來要怎麼講，怎麼他講這一句，怎麼辦？」那就很奇怪了，你就不能馬上去應當下的這個因緣。怎麼應？清淨的心、真誠的心，不預設立場，只要心境念念為他著想就對了。反而你說「明天要跟他見面了，好高興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他以前都對我很有恩，明天也要好好的供養他。睡覺，不要想了」。明天去了，他怎麼講，我們思如湧泉，就怎麼應。空靈，心放空了，沒有很多雜念，反而很靈敏，可以覺照。空靈空靈，內心要放空，你整個本有的智慧、覺照就能很容易提起來。

應而不藏，在對應這些因緣的時候，心還是清淨。你看鏡子，它照了這個人，人走了，它落不落印象？它不落印象。不落印象，下一個來，它才照得清楚。這個鏡子假如落上一個人的印象，下一個人來，它怎麼照？我們常常是，剛剛跟這個人談完話，走到另外一個人的辦公室去，眼睛看著他，腦子還在想剛剛的事情，然後對方說，「你有沒有聽我講話？」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」。那就沒有應而不藏，應而有落這些印象，甚至還在掛念那些事。用心如鏡，就是隨時隨地心都是清淨的，沒有負擔、沒有罣礙。不是沒人的時候沒有負擔、沒有罣礙，有人，在應對的時候也沒有負擔、沒有罣礙。我們有時候跟人在談話，邊談話邊緊張、邊擔心。要一切隨緣，不要強求。跟他聊聊，看對方不能接受，急了，講話音調拉起來了，適得其反。真的不行，不要急於一時，任何事情讓它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。我們的目標是用心如鏡。孔子有說他「空空如也」，這

段話孔子是說，「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」。我有智慧嗎？人家都說夫子很有智慧，夫子說他「無知也」。這個無知就是沒有小聰明，就是沒有自以為是，就是內心裡清清淨淨，空寂的。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」，當我們的心裡放得乾乾淨淨，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沒有妄想，就無所不知，你本有的智慧就起現行了。

從這句話告訴我們，修行最重要的是什麼？放下。覺得自己很懂，有知了，就有我見、我慢這些東西來了，心裡都是保持清淨。從哪一句可以學孔子的「空空如也」？你看這三個字很有意思，空，一個空就好了，幹嘛兩個空？空也要空。你覺得「我空了」，你還有個「我空了」，還沒空。空空，連空也要放下。如，空空畢竟還是兩個字，還是有一個文字，如，自然就是這樣，不要落這個名相。法爾如是，如就好像你連文字這個名相都要放下，空空如也。孔子說修行，「子絕四」，孔子杜絕、放下什麼？「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」，這就是孔子為什麼能空空如也，關鍵在這裡。意、必、固、我，我們學孔子，慕賢當慕其心，學孔子怎麼在心上下功夫。毋意，念頭沒有起心動念，這個境界高。無念，不是所謂的什麼都沒想，大家看《了凡四訓》，了凡先生跟雲谷禪師對坐三天三夜，有沒有念頭？他什麼都不想，叫「無想」，不是「入中道」，不是「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」。空寂他還可以覺照，這才是入境界、入真心。真心是空寂又有覺照，覺照又沒有起心動念，這是我們的目標。但是那個狀態是落到什麼都沒想，什麼都沒想，連命運都改不了。你真正入了那個境界的時候，你可以看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會有很殊勝的境界。慧遠大師要往生的時候也說到，他已經第三次見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他在定中還有起覺照，都還看到這些聖境，但是他看完了怎麼樣？心裡還是乾乾淨淨。

有些人作了夢挺殊勝的，見到人就講，就麻煩了，又起貪著了

。不管什麼境界，只要不執著，都是好境界。有些人一看人家有作好的夢，羨慕得要死，「佛菩薩到他的夢裡，他好，我都沒有」。你不會換個念頭想嗎？那個學生需要鼓勵，老師當然去摸摸他的頭；已經學得不錯的，連頭都不用摸了。你要當被摸頭的還是不摸頭的？你要當被照顧的，還是不用父母、老師操心的？自己轉個念，自己就有動力了。就是有貪著，什麼境界都生煩惱。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達到沒有起心動念的境界，那是見性的境界。我們會有念頭，但這個念頭要用得正，只領會善的一邊去，「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」就是這麼幹的。「動即萬善相隨」，起心動念都是正念，最好的方法大家記住了沒有？不同種族、宗教的用法不一樣，你就選一句，把正念一直保持下去，你就可以念到最後念而無念，自得心開，你就契入見性的境界。所以孔子是無妄念。再來，毋必，這個「必」是什麼？一定要怎麼樣。他就很分別，一定是這樣才可以，一定是這樣才對。而且他會一直在那裡等待，等待一定要怎麼樣，我才能怎麼樣。待心很強，寄望未來。其實不知道萬法由心，境界是隨著我們的心轉，我們的心都不轉，都一直在貪求人家的配合，哪些條件來了才能怎麼樣，最後事做不了。

我記得小時候有一篇文章，說兩個出家人要到南海去朝觀音，一個是富和尚，一個是窮和尚。大家讀過這篇文章嗎？那個富和尚就想，「我要去的話，要造一艘船，上面要多少糧食……」就開始在那裡準備、張羅。那個窮和尚什麼都沒有，就拿個鉢。然後富和尚給窮和尚講，「你這樣去不了，要準備哪些哪些才行」。後來一年過去了，富和尚還在張羅當中，剛好遇上了這個窮和尚，窮和尚說，「我已經從南海回來了」，他還沒去，變成條件好的反而去不了，因為他有太多的預設在那裡。昨天我們鄭學長，他身無分文，我怎麼連動作都有點像？很好，善友為依，大家互相學習。這個手

勢有點灑脫，不要染。你看，單純好，做得成，佛菩薩自有安排，自己不操心；做不成，不要強求，自己繼續積累，以後真有緣了，好好供養大眾，什麼都好。但是真正機緣成熟了，盡心盡力，這也是隨緣。緣分成熟不做，叫不負責任、隨便，糟蹋了因緣，過了這個村，就沒有那個店。我得要再複習一下，怕忘記了。所以「必」有時候當下就可以覺悟，就是「我一定要怎麼樣」給它擋住了。我給大家舉個例子，當時我在教書，我想到澳洲去學習，澳洲淨宗學院。可是佛學講座是六月份就開始了，不接受插班生。可是我的學生還沒帶完，請幾天假先去沒關係，但那是畢業班，好像沒有善始善終，心裡不踏實。既然不能去，隨緣。不能上淨宗學院，我在山下淨宗學會好好修就好了，不強求，把本分盡好。

人都還沒去，電話來了，剛好有一個朋友去了，他跑去給總幹事講，「我有一個朋友姓蔡，你給他一個機會，讓他進來」。我根本都不操心，他幫我打通門路，我就上山去了。真的，你安住你當下的本分，很多因緣自有安排，自己不要操心。都操未來的心，現在的事都沒做好，那就很麻煩。事情沒做好，會造業的，業會產生業力，你就很難繼續往前走了。但是你敦倫盡分，本來的業緣都轉成法緣，都變支持你的力量，那消長之間就差很多。我去了，結果我去那一次，兩個是例外的，另外一位就是常明師父，就是盧叔叔。你看，我們能安排像這樣有智慧的長者坐在旁邊嗎？我花再多錢也安排不了這個事情，這是錢辦不到的。可是上天自有安排，但你得先要老老實實盡你的本分。真的，很妙的，你每個本分真的盡了，真的把你的習氣調伏掉了，下一個緣才出得來。我記得我要去補習班補習以前，前面有考試，要讓你走教育的路，得要試試你是真想幹還是假的。我住的那個地方在台東，台灣的東部，結果我在那裡胖了十斤，它是一個佛寺，我好像吃佛寺的菜都會胖。我到淨宗

學院去也胖了十斤，拍臉都會有彈性。我回台灣去見常明師父的時候，他一看我吃，他就想，「你怎麼吃這麼少？」因為在澳洲的時候，我吃得特多，所有七十幾個人，我吃最多，所以他印象當中我很會吃。

後來，幾年之後看我，因為我那時候已經在大陸做事情了，又回去的時候，他看我吃少了，「怎麼差這麼多？」所以我功夫不夠，一做事就放不開，就沒吃那麼多。到淨宗學院去，每天聽經，生活非常的愜意，都沒什麼壓力。功夫要在哪裡鍊？有壓力的時候還能放下壓力，才是功夫。那個時候我在台東，本來大家對我挺好，那個煮飯給我吃的阿姨，以前開餐廳的，所以我愈吃愈壯。後來我去學校代課兩個月，在那個過程當中，有人事變化了，有同修就開始毀謗我，說我心術不正，「怎麼山上的蛇都沒讓別人看到，全讓他給看到了？一定是心術不正」，就開始傳。傳到最後，最疼我的老爺爺、最疼我的煮飯給我的阿姨，每一次看到我都是那種輕視的眼光、有看法的眼光。你就住在這樣的環境裡面，每一個人對你都有成見，難不難過？難過就沒過關。「人不知，而不慍」，罵我最嚴重的人，每天跟我睡在同一張床上，你還能不能禮敬他？不然普賢行願怎麼做？喜歡你的人，禮敬不難。每天罵你的人，傳到最後所有的人都對你有成見，你還能禮敬他，那才是把師父的教誨提起來，而不是把自己的煩惱習氣提起來。所以前面都有這些人事考驗的。很多人都說，「某某人比較幸運，都沒有這些考試」。該考的，一關都跑不掉，為什麼？都是心性的問題，都會在這些人事境緣考我們放下貪瞋痴慢疑這些念頭。

後來離開了，過了幾年回高雄，煮飯給我吃的阿姨開了很遠的路，跟那個老伯伯，八十幾歲了，開車來，坐在底下鼓勵我。幾年以後，這些誤會不就化解了？誤會了，幹嘛急於現在就要解釋清楚

？坦白講，現在也解釋不清楚，為什麼？我們自己德行也不夠，也還沒做得很好，跟人家解釋什麼？愈描愈黑。不如有志氣一點，以後用實際做出來的給人家看就好，不要硬是要去解釋個什麼出來。硬是要解釋，也是執著點。成人的世界裡，人家不會聽我們說什麼，只會看我們做什麼。你看當時我要去澳洲淨宗學院，我也恆順就好，反而因緣安排就很順。可是假如我放下學生，沒有把他們帶完，我的心安嗎？心不安，後面的緣會出來嗎？心不安，怎麼去弘揚中華文化？安住每一個本分，後面的因緣自有安排。假如我們今天不盡本分，不對治習氣，都是在因緣當中，要上上不去，要下下不來，不只自己痛苦，可能領導也很傷我們的腦筋。要讓你下，怕傷你；不讓你下，又成不了事。我們記住，我們絕不當這種人，為什麼？我們就是來奉獻的，沒有所求，更不想添一點麻煩，「但求無過，不求有功」。又有人說，「我發願當一個現代的孟母」。現代孟母，給女人做榜樣，這個願好不好？很好。可是變成她的煩惱，為什麼？沒找到適合的。每天在那裡，「怎麼還沒出現？」後來我告訴她，孟母，一定要找一個人才能當孟母？天下人不都是你的孩子嗎？你看，那個念頭有沒有執著點？有。一定要有個人才能做。你把每個孩子都當作你的孩子，不是可以做了嗎？你不去預設的時候，可能格局更大，Understand（明白嗎）？

你發心，都會有因緣安排，真的。就好像我那個時候在家裡面就想，我們家對面就是一個小學，教一個孩子談何容易？沒有十年、二十年，很難幫助他人格的樹立。所以我終身就在我們家對面教書，孩子一畢業，兩年之後畢業，隨時可以到我們家喝紅豆湯。我都在那裡編織非常美的一生。結果我真的去對面考試，一百九十一個人考，二十一個人進複試，全部都是高手。二十一個人只有一個男的，其他二十個都是女的，為什麼？因為初試筆試，女孩子寫文



章特別厲害，男孩子全部被刷掉了。佛菩薩加持，我進去了。進去以後，校長說，「今天還有男的？」進去了，備取，沒考上。後來高雄縣備取，都是備取，考不進。後來我就知道為什麼備取，備取我才去得了大陸。我什麼都考不上，我爸爸說，乖乖讀書。可是每次都差一點考上，我爸爸很不忍心，覺得「你還是挺有實力的，你既然要去，先去看看，不適合，趕緊回來」。所以我還得考個差一點考上，我爸爸那邊才能交代。你說誰想得到？反正聖賢、佛菩薩安排，都會安排得很恰當，我們想都想不到。連考不上都是重要的部分，不然你條件不具足。你看，我沒有辦法在對面教，我有沒有很失望？統統給佛菩薩安排就好，自己不操心。這麼多年走過來，我那些學生現在都讀大學了，我真的護念不到他嗎？他真的還記我這個老師，他現在打開電視可以看到我，那這個緣有沒圓滿嗎？可是你假如有一個念頭，執著一定要這樣，可能很多因緣，佛菩薩沒有辦法安排我們的因緣，因為我們一定要這樣。所以這個「毋必」還是很有意思的。

毋固，遇到事不能太執著、固著、固執，誰講都講不通。毋我，這個「我」是什麼？自私自利，自我為中心，這些都要放下。真的都能放下了，心裡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沒有妄想，空空如也，時時都是用心如鏡，「境來不拒，境去不留」。

今天我們課程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。謝謝大家。